

呢

我如今說的。並不是通都大邑。却是小小一座縣城。因為他家大出喪而沾惠的。也不是團頭。地保。叫化子。却是很體面的紳士。若很出鋒的商人。你道奇怪不奇怪。

爲人庄世。圖名圖利。也是常情。不過現在世界。圖利的人。生前不必去圖名。因爲名利兩字。萬萬不能並存的。有了名。便顧不到利。有了利。便說不到名。所以生前只講究圖利。死後到子孫手裏。不能不叫死者得一些名。其實蓋棺論定。一生的事業。既做了。也翻不到那裏。何況人已死了。活人也犯不着和死人作對。說他閒話。可是做子孫的。也不去管那死去的平日做的事情是怎樣。等他一死。定規要他得些微名。才算真實的做孝子。陸嘯奮。死了一年了。論他年紀。也是個可以不死的人。論他生平所做的事情。也沒有什麼好。沒有什麼壞。然而他已死了。論起來。也不過大家公認一聲。說陸嘯奮死。底下也裝不上別的話。可是他有的是錢。他死了。錢不能帶去。自然他兒子承受了。他兒子既已承受諸大遺產。照着公例。應得有一番碎嘯奮留名的手續。所以在嘯奮開表的日子。那些輓聯輓章。祭文。傳記。傳贊。哀詞。小傳。誄文。應有盡有。五間大廳。三間書房。掛得密密層層。和蘇州玄妙觀一般。其中句子。大半說嘯奮一生怎樣怎樣的好。這種人天下罕有的。地上少見的。人間缺不得的。幸虧嘯奮死了。已經無知覺了。如果死的人也有知覺。他看見了這些東西。一定連自己也認不出自己。在別人呢。受他們請帖。吃他們酒席。正日那天。用他們橋封。拜封。隨封。樂得恭維幾句。這種造成輿論。造成空氣。也是嫡派相傳的老衣鉢。千篇一律的。

嘯奮的兒子。手裏既然寬裕。開喪是極光輝了。那些做恭維句子的。總是些上等人。中間雖然自己也曾加上些某總長某督軍的大頭銜。可以威嚇人們。然而不識字的看了。依舊沒用。依舊顧不

出是孝子。依舊變不出有錢人的體面。他想到這裏。知道要教外而隨便什麼人都知道。只有大出喪。然而大出喪。也許有人說他閒話。他便想出一個好法子。便是我題目上那兩個字兒。論這路祭的起原。祇有兩種。一種是做官在任上死了。靈柩回籍了。地方人士。感激死者的恩惠。沒法子挽留死者。才設這路祭。盡一點子心。一種是這人死在外面。靈柩回籍時候。過不得城。或是進了城不得到家裏。親戚朋友。過意不去。才想出這路祭的法子。於今陸嘴畚的靈柩。既不是回籍。又不是入城。活着不見他多。死着不見他少。真也說不到路祭兩字。試問有誰人去祭他。然而金錢是萬能的。有了金錢。要造成這路祭的局面。自然很容易很穩當的。陸嘴畚的兒子。把要路祭的話。叫人傳出來。登時一般人約而同。呼朋引類。忙着寫帖子送去。一共有二十起。可是起數雖是二三十人。却不過這幾個人。這邊寫名姓。那邊寫表字。這邊寫店號。那邊寫團體。帳房先生正在麻煩當兒。那裏去揀得清楚。果然等到嘴畚的靈柩出來。經過熱鬧大街時候。那路祭桌子。密密層層的擺着。明晃晃的蠟燭。一望通紅。耳輪裏只聽得砲聲。吹打聲。鞠躬鞠躬。拜興拜興的贊禮聲。那些致祭的人呢。不要說活人不全認識。便死人也見認得他。這是什麼緣故呢。

咳。說也可笑。這便是金錢的魔力罷了。嘴畚的兒子。要替死人裝面子。一句話宣佈出來。凡係擺設路祭的。領銜送四塊錢。副署每人兩塊錢。隨使每人一塊錢。所以二三千起的路祭。每張帖子上有二十幾個人。總數也不過三十都人。并且底下人也不帶一個。祭筵好到菜館裏買的。每桌欠費二三百文。大家認定了地段。祭了這邊。又趕祭那邊。祭完了。大家排湊在一起。照股笑納下去。這一來。陸嘴畚的兒子。不過略費一點。究竟死人的面子是有光輝了。那些草鞋律師。兩腳櫃臺。露天通事。鄉董。助理員。也和那些窮孩子。叫化子。一樣的沾了惠。萬想不到遺產承

受是這麼的用法呢。

(未完)

(未完)

海內外名士惠顧時同達八百家先印上卷半月後出書內有錄版銅版影印題于多至百餘冊可謂空前鉅製定價一元凡愛觀本報諸君將此紙剪下聲明由小說日報紹介來函預約僅須附郵花三十五分以一周期為限(自登報日起) 通訊處上海伯頓路五九號物外詩文社

中華民國十二年一月二十日

壬戌年十二月十四日

星期一

小說日報

大吟

發行主任兼總編輯 徐枕亞
編輯主任 許廬父
廣告主任 孫緯才
增刊主任 嚴美孫

定閱本報特別減價

凡已定期滿續定一月者照定價九折(八角一分)三月以上類推期滿再贈報七天半年期滿再贈半月全年期滿再贈一月補訂者照此辦法郵票代價十足計算

上海聖約翰大學招添附屬中學新生簡章

概不報名
招考費
須先期到校報名繳報名費洋一元或開明姓名通信用
如由郵局匯單隨函保險寄下郵票不收空函無效
領取入校肆天為限向上海商業儲蓄銀行或分行代理處就近繳納書籍費到校後按價另繳
本校給用納費如開學日後學費限向上海商業儲蓄銀行或分行代理處就近繳納書籍費到校後按價另繳
票十分詳示通信處即當寄奉不誤

上海震旦大學招插班生

本大學此次招插班生凡未曾讀過法文者概不考取
考期正月廿八二
月廿六七八
開學三月一號
住址法租界呂班路一四三號
章程
函索即寄

浙江壬戌水災籌賑會乞
災衆承惠捐款請逕寄本會或杭州中國銀行掣給

本省四次風雨為災災區達六十餘縣之廣災民至數百萬人之多奇災浩劫亘古未聞現經各界組織浙江壬戌水災籌賑會假杭州城紫微館為會址伏望諸大善士慨解慈拯此收據登報鳴謝隨頒份盼諸惟公鑒會長盧永祥張執理學長王錫棠副理學長金百順俞璋司理

中華郵務局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本報登載各稿均有版權不准翻印轉載

小說



唉我活夠了

(續)

王理堂

現在呢。一般小孩子。不管八歲九歲。十八歲。十九歲。只是光頭露面。在外邊亂跑。腳又大。腿又長。走起路來一陣風。再沒有個女孩子形。他的父母。並且還叫他進洋學堂。學女洋鬼子的派頭。這種主義。你便打死了我。我也不敢承認。你想。女子無才便是德。是我們中國幾千年相傳下來的格言。難道能錯了嗎。像從前的女孩子。若是叫他念幾句書。再學着作幾句詩。他便要惹草拈花。多愁多病。甚至墮胎墮胎。發生出不端的事來。古書上載的。正不知有多少。那還是把他關在家裏。尚且如此。要是把他放在外面。任他自由自轉。那還了得。怕不是人盡可夫了嗎。從前是講究禮教的時候。小孩子還不宜念書。還不宜向外跑。現在天心如醉。人欲橫流。你的小孩子。偏偏還叫他念書。偏偏還叫他向外跑。真正叫我活夠了。

我從前每一出門。總是低着頭緊走。兩隻眼直向地上望。偶爾遇見一個女子。巧不巧臉上就要飛紅。因為男女有別。是古時之常禮。我們讀書的人。要格外把個禮字講。好給那不讀書的人看。方算是讀書人的一番道理。現在呢。不能談了。我有一次倒罷。跑在外邊看。也有男人和女人在一起走的。也有女人和男人在一起走的。直鬧得團團轉。更離奇的。在化日光天之下。還有那青年男女。肩靠肩兒。嘴哩咕嚕的話講。擠眉皺眼的笑着。實在是不知道人間有羞恥事了。依我看。像這種名教罪人。一定是投界

豺虎。豺虎不食的東西。我却不明白。人家做父母的。養出這般不顧臉光的兒女。為什麼不買一把鐵鎖。拍膝的鎖起來呀。總而言之。大道淪亡而已。

唉。我活夠了。

古人說。國家將興。必有祿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拿一個莊嚴神聖的國家。竟然出了這些妖孽。鬧得大道淪亡。斯文掃地。這不是極壞的徵兆嗎。

唉怎麼有這回事

嵩雲

唉。怎麼有這回事。一間不大不小的房子。裏面陳設得非常精雅。沿窗一張寫字檯上。鋪着許多畫具。什麼饌品。鋼筆。鋼筆。鋼筆。一望而知。爲畫家的練習室。室內沙發上坐着一個很憔悴的少年。垂頭喪氣。形容枯槁。單講他一副又黃又瘦的面孔。已足令人害怕。唇上全無血色。一雙眼睛。滿含着淚珠。直向地板上發怔。停了一會。他發出很微弱的聲音說道。唉。我也太痴心了。我與他雖有半面之緣。畢竟隔個不相識。我雖愛他。不知道他心中有沒有我。或者他也同樣的愛我。然而彼此不相識的。我對於他。認識面。却不姓姓名。他對於我。知道姓名。却不認識面。唉。我也何苦這樣痴心。使精神上受無窮的痛苦。即使我想死了。人家也不知道我爲誰而死。說罷。嘆息不止。這時。畫室內外。益發靜悄悄。鴉雀無聲了。

梅毒淋病下疳各症特效藥
專醫花柳病
梅毒淋病下疳各症特效藥
專醫花柳病
梅毒淋病下疳各症特效藥
專醫花柳病

急得不得了。苦苦請問。他想自己已成將死的人。或者告訴他們。倒可以想法見少親一面。便將心事和盤托出。自芳跌足嘆道。這少親是我的同學。你何必早說。弄到這樣光景。說罷。更不怠慢。立刻寫信去請少親。可是少親來時。韻琴已香消玉殞。渣然長逝了。

却說少親到了自芳家裏。走進門。就聽得一片啼哭之聲。知己無救。暗暗叫苦不迭。早有僕婦領他到了上房。他一眼看見床上的死美人。雲鬢蓬鬆。口目皆閉。原來不是別人。正是他思慕想。在展覽會裏傾心他圖畫的意中人。不覺身子往後一仰。撲通倒在床沿。一張沙發上。眼中的淚。和珠子般的滾了下來。自芳先前見他瘦骨盈把。早有些奇怪。後來見他這樣可驚的形狀。心中不禁大疑。也顧不得哭自己的妹子。再三向他詰問。少親先前只是流淚不答。後來被逼不過。遂將心跡告訴了他。自芳聽了。不覺深深的嘆口氣道。唉。什麼有這一回事。

路祭

俞天憤

大出喪三個字。如今已經盛行了。要去勘核他的原理。却在遺產上發生出來的。遺產有什麼用處。不過自己身死以後。教子孫看。在遺產面上。替自己光輝一番。最光輝的。自然算大出喪了。有人說。一家子大出喪。一天總得費二三千金。那些臨時用的夫役。叫化子。小孩子。總有好幾百。每人至少要賺得一二百文。這般大人家的金錢。只許他自己子孫享用。偏不許在窮人身上用一些。讓貧苦的沾些光。如今那般承受遺產的子孫。要報答他長輩的恩典。在世時候。倒也不必十分孝順。等到死了。却要整百整千去替死人裝殮。這就是大出喪的原理。所以平時並不孝順的子孫。一遇到長輩死的時候。人家一定要喚他孝子。他要承認自己是孝子。不得不去加些些貧民。可惜一年裏頭沒錢的人死的真不少。那些有錢的人。却並不多。要是專死掉那有錢的人。這應一年三百六十天。天天有大出喪。那班沾光的貧民。一定不少

報季說小

任主生先亞枕徐

價四三廉二一大

本報自創刊以來，承蒙各界愛護，銷路日廣。茲為便利讀者起見，特將本報定價如下：
● 零售：每份五分
● 本埠：每月一元二角，三月三元六角，半年六元，全年十二元
● 外埠：每月一元五角，三月四元五角，半年八元，全年十六元
● 廣告：本報廣告，效力宏大，收費低廉，歡迎刊登。

星明界誌雜

誌雜聲浙

片景湖美送

本誌為浙省文學界之重要刊物，內容豐富，包括小說、散文、詩歌等。現已出版多期，歡迎訂閱。
● 訂閱：每月一元，三月三元，半年六元，全年十二元。
● 廣告：本誌廣告，效力宏大，收費低廉，歡迎刊登。

了版出刊月術幻

錄目期三第

北京何海鳴及李漢卿等主編。內容包括：幻術、科學、文學等。現已出版三期，歡迎訂閱。
● 訂閱：每月一元，三月三元，半年六元，全年十二元。
● 廣告：本誌廣告，效力宏大，收費低廉，歡迎刊登。

不報報

本報自創刊以來，承蒙各界愛護，銷路日廣。茲為便利讀者起見，特將本報定價如下：
● 零售：每份五分
● 本埠：每月一元二角，三月三元六角，半年六元，全年十二元
● 外埠：每月一元五角，三月四元五角，半年八元，全年十六元
● 廣告：本報廣告，效力宏大，收費低廉，歡迎刊登。

天台山虞山二徐書局

本局經銷各種書籍，包括文學、歷史、科學等。現已出版多期，歡迎訂閱。
● 訂閱：每月一元，三月三元，半年六元，全年十二元。
● 廣告：本局廣告，效力宏大，收費低廉，歡迎刊登。

海上花列傳

此書為雲間韓太仙所著，描寫上海社會生活，內容精彩。現已出版多期，歡迎訂閱。
● 訂閱：每月一元，三月三元，半年六元，全年十二元。
● 廣告：本書廣告，效力宏大，收費低廉，歡迎刊登。

哀情小說 余之妻

本書宗旨排斥金錢勢力，發揚獨立精神。現已出版多期，歡迎訂閱。
● 訂閱：每月一元，三月三元，半年六元，全年十二元。
● 廣告：本書廣告，效力宏大，收費低廉，歡迎刊登。

東亞酒樓廣告

本樓二層樓中菜三層樓西菜治菜，精美侍應周到。歡迎光臨。
● 地址：上海南京路
● 電話：中央九〇七

張舍我小說集

青年小說作者張舍我先生所撰小說，內容精彩，現已出版多期，歡迎訂閱。
● 訂閱：每月一元，三月三元，半年六元，全年十二元。
● 廣告：本書廣告，效力宏大，收費低廉，歡迎刊登。

天嘯殘墨

天嘯先生文字淵博，金石聲是書為其介弟枕亞所編，集其十年來新舊得意之作，得十萬餘言。現已出版多期，歡迎訂閱。
● 訂閱：每月一元，三月三元，半年六元，全年十二元。
● 廣告：本書廣告，效力宏大，收費低廉，歡迎刊登。

片花蘭

十月出版，每月一冊。內容精彩，歡迎訂閱。
● 訂閱：每月一元，三月三元，半年六元，全年十二元。
● 廣告：本片廣告，效力宏大，收費低廉，歡迎刊登。

君不可不一讀

此書中有君在內。內容精彩，歡迎訂閱。
● 訂閱：每月一元，三月三元，半年六元，全年十二元。
● 廣告：本書廣告，效力宏大，收費低廉，歡迎刊登。

新語林

內容精彩，歡迎訂閱。
● 訂閱：每月一元，三月三元，半年六元，全年十二元。
● 廣告：本書廣告，效力宏大，收費低廉，歡迎刊登。

朱增宗博士

診所上海雲南路會樂里。電話中央一千〇五。十一號。

便問仰運。你們來了多少時候。倒累得我找。仰運笑道。正是我要問你。你才說什麼我巧你不巧的話。這是什麼意思。難道你到過我家麼。我道。豈但到過你家。我并且實在是在爲了找你。才跑到這裏來的。說時。把上項事情。說了一遍。仰運吃驚道。你這麼忙。又有什麼事情。我笑道。事情是沒有什麼。不過我想着幾天不見你了。心中記得很。並且還有一句話兒。要對你講一聲。仰運是急性之人。見我說得緊。便走了過來。拖住了我。叫我快講。我笑着。先用別事支吾了幾句。因說。剛才會見三三。他就住在三十二號。還在那裏等我。我得過去一下。等回來再找你。我們到外面去談幾句罷。仰運點頭道。也好。我就即刻同你過去。好麼。我道。有什麼不好。他本來也要來找你。你若沒甚事情。就同去跑一下。子罷。仰運這時也看出我有事情。不便對着人說的。因對余上海近十年目觀之怪現象

張二人說道。你們就在這裏玩一下。開飯來吃罷。我去一躺就來。二人應了。仰運又和老三咬了一個耳朵。又對老三的幾個姊妹。招呼了一聲。叫他們別走。衆人都應了一聲。仰運便和我一同出來。走到三三房中。三三已經等得不耐煩了。見仰運同來。忙又招呼就坐。仰運笑着。我們去什麼地方好。我看了看表。已有五點多鐘。因說。上館子去。好麼。二人都說。好。吃不下。少吃點。這有什麼要緊。二人依言。仰運因要會餐樓的酥魚燒鴨。便主張到會餐樓去。我們都贊成了。一同出了棧房。走到馬路上。仰運便問。你這般急急忙忙的找我。你們這班人講話。既然要找我。就該爽快快的。對我說明才是。何必這般吞吞吐吐的。頭先在棧房裏。你怕人多。不便講。

百十九 東越許廣父著

此刻統是自己人了。你又說要到會餐樓去講。等下到了會餐樓。你別又說。還是同棧房去講。那才給你氣悶死咧。一席話。說得我們都笑起來。我笑道。其實這並非一時三刻的事。老實對你說一句。就是你那貴相知。什麼蓬頭西施的問題。仰運究竟聰明人。聽了這話。已知就裏。不由面上紅了一紅。接着嗤的一聲。笑將起來。我笑道。你笑什麼。可是說我不該說這話麼。再不然。就說我聽錯了人。和你的朋友。仰運道。這話麼。都不。都不。你既以朋友忠告之道來。無論是否中肯。請你先逐層宣布出來。才有答復或研究之餘地。我笑道。逐層宣布麼。說得大鄧重太闊大了。我只一言以蔽之。先問你一句話。究竟你可有討他做親太的意思麼。仰運笑問。有便怎樣。沒有便怎樣。我笑道。聽這話氣。你的心中自然是側重在討的一方面了。那我就切實進一句忠告之談。以期以爲上海近十年目觀之怪現象

不可。受三笑道。不得了。酸調兒來了。我道。別取笑了。講正經罷。我知道你的意思。也並不是不曉得這老三的歷史。和現在的行為。……一語未了。仰運一句截住道。你這就是清和坊的空氣作用。我已派人調查過了。知道他嫁給武生楊振子是真。至於什麼仙人跳。拆白黨。那都是子虛烏有之談。你只想想。他既然明公正氣的。做了生意。不是可以避人的人。怎能做出這等鬼域的把戲來呢。這等無稽之談。虧你也會相信。再則他們果有此事。也只能騙騙小楊那般的人。可也不敢在太歲頭上來動土。即使他們真有這個胆子。做將出來時。我獎仰運豈是怕他們這班流氓的人。老哥。你的好意。我心領了。勸你不必再替古人擔憂。我聽了這話。一時倒對答不出。只聽着受三發笑。受三笑道。何如。我方才說的話兒。可算有點見識麼。仰運笑問。請教受公的高見怎樣。受三忙笑

百二十 東越許廣父著

廣父遺文

吾友東越許廣父性奇好慧古文不讀漢以下書沈潛孟莊諸之學其神髓今倦游返滬貧無以活而文亦益工余憐其窮而佩其文之工也謹錄其遺文以告同好者
每篇五元 小說文官每千五元 白話每千五元 自話每千五元 聯文詩詞及新體文均不在此限
壬戌孟冬之月廣父徐枕亞代訂

讀者俱樂部

母子

劈拍！劈拍！這種聲音從那一間破敗傾圮的屋中出來的。屋中有一男一女。男的年紀不過三十歲。那女的是個老嫗。倒有六十多歲了。是那男子的娘。原來這種聲音。是那男子擊棹子的聲音。是素常對他娘的威示行動。因爲那老嫗昨天挨了餓。今天再挨不過去了。硬着頭皮。做了幾回要說話的姿勢。和聲柔氣的說道。兒呀。你娘昨天挨了餓。今天求你給我幾個錢罷。說罷。現了一副很仁慈的臉。二眼直直的望着他兒子回話。可是他兒子今天不比平常日子。拍了幾句棹子。罵了幾聲。給了一二百錢。就過去了。今天他囊中委實一錢沒有。因爲他昨天出去賭了一日一夜的錢。所以累他娘挨了一天。而且囊中輸得一錢不剩。今天一早起來。正想那昨天的牌興。想到氣悶不過的時候。忽聽他娘這樣說。不由怒從心起。舉起手向那破腳的棹上劈拍劈拍。拍得震天價響。接着罵道。老嫗婆。你只知坐在裏面吃口安穩飯。今天你兒子沒有錢。你曉得麼。這副舉動。他娘是司空見慣的。也不以爲意。神色不變。又鼓着勇氣道。我昨天已餓了一日。到今天早還不會飲過一點水。食過一粒米。如再餓

一日。就要從你地下的父親去了。望你可憐我些罷。就是你不是我的兒子。見了我這樣一個零丁孤苦的老嫗。也應該救濟救濟。何況你又是我的親生兒子。養你娘是你份內的事。你娘跟你度這樣苦日子。而且天天挨你罵。却沒有一聲怨話。吃盡了母子二字的苦。我爲的什麼呢。也因爲要讓你改棄那以前的種種過犯。將來成了一份人家。那時我死去了。也對得住你父親了。唉。想那年生下你的時候。你父親好不歡喜。晚年得子。格外溺愛你了不得。樹葉兒落下來。真怕要傷你頭的模樣。到了現在。字不識一個。理不明一點。怎不是你父親誤你的終身麼。那老嫗說到這處。不由得二淚撲簌簌直滾下來。即忙背轉身。舉起那破爛不完的衣服。偷偷的揩拭二行枯淚。他兒子聽了。哼的一聲道。你養了這樣一個字不識。一點理不明的兒子。總算你白養我一場就好了。說至此。舉起手指着他娘道。假使你沒有我這樣一個兒子。你這幾根老骨頭。不知到那裏去了。今天沒有精神同你講。我還要翻本哩。說罷。頭也不回竟大步走了。他娘忙趕出去。已不及了。含着眼淚。個個傷着身軀。回到房裏。嘆道。我挨一天餓。倒沒有怎麼。不過他這一去。非到明天不同轉來。可是他的身體。那裏受得起這一夜一夜的磨呢。唉。若到了我們這般年紀。不知要什麼樣了。第二天夕陽西下的時候。那破敗傾圮屋子門

前。有一個鬍鬚老人。背手仰天。在那裏自言自語道。唉。可憐的老嫗已經死了。不知他自己尋死的。還是餓死的。我也不要研究他死的原因。總而言之。他死在兒子手裏的。可憐。他死在那裏半天。他兒子還沒有來。及至來了。也不聽見他兒子哭一聲。嘆一句。就草草收殮了。說至此。忽聽得那歸巢的暮鴉。鳴聲不絕。嘆道。那無知的小鳥。見了這般慘劇。也在那裏悲啼不絕。爲什麼他兒子反沒一點悲容呢。這樣叫做兒子嗎。這樣算是母子嗎。唉。母子。

沈劍淵張乙應二君鑒廣讀大著欽佩之至如荷不棄願訂神交 雲南路民和里圖書日報社
紅蕉兄鑒頃美孫說小申報對於許製牛肉四字認爲討稿費之隱語其實不然許製牛肉實在是在兄弟親手烹製之紅燒牛肉菜君勸風慕名來索因此燒了一盤送他兄如不信可問美孫若狂枕亞天嘴再諸公他們統吃過的就是吾兄要吃也可以奉送一盤呢一笑 廣父
奇雲南石雨君鑒函悉國文研究社現係公推鄙人担任社長預備刊行國文雜誌特復 元覺復劉一盧兄鑒弟已到滬寓大 特聞 半松
嚴子卿先生鑒奉函收到 速與前途接洽爲荷 求

叢
著

花叢人有二。茲之所紀。則所謂花叢人老四者也。老四舊爲津妓。民國五六年間。始由津來滬。近居小花園沿馬路。與前武林江干花魁高鳳。比鄰而處。(此高鳳未識是否江干花魁。不能確指。此但得之杭友李君所言耳。)老四而團圓。香腴柔潤。唱青衣。聲堪裂石。抑揚頓挫。靡不如志。無些微矯強處。是可貴也。方居津門時。有曾任粵造幣廠長龔雨亭君。傾心甚至。訂有秘密條件。後龔因事離京。屬其友會某代爲照拂。某感於老四之色。遂謊言龔君爲我任塞修。業以卿屬我矣。老四尚幼。未經世故。竟爲所欺。事隔半年。而龔後至津。聞其事。大怒。盛責老四。老四具以曾語告。且痛哭曰。公友迫害我。龔意釋。遂交好如初。而所訂密約。則已無形取銷云。去冬有粵友雲君。宴余于老四家。燈燭酒闌。座客大半散去。時龔亦在滬。驟來茶園。龔與雲本弗相識。而余則並爲好友。遂爲之介紹。添酒回鐙。重振殘席。老四周旋兩者間。頗不露爲難狀。結果。能令兩方均非常愜意。無些子醋雨酸風。則其交際手段。亦有特勝者矣。會當海上舉行第二次抽籤。停止淫業。老四亦被勒閉之列。聞今歲已改花爲葉。仍在小花園云。

●**道德的衛生**●
●孫緯才著●
●許廬父評●

余紀王伯蓀兄弟既竣。友人許廬父見而賞之。且曰。我亦有一事。足與子所紀相發明者。

枕亞新著慘情小說
雙鬢記

是書原名捧打鴛鴦錄
爲枕亞長篇說部中第
三傑作經先生契友俞
天情君遂章加評尤助
閱者興趣著者苦心孤
詣痴情微託紅樓評者
探幽抉微文筆絕類聖
歎嗜痴諸君盍興乎來

▲定價六角

▲洋裝一册

發行所清華書局

書經十餘版數達五六萬以上近年來新小說流行之廣無有過此書者口碑載道奚待贅言▲洋裝一冊▲定價六角發行所清華書局

▲執行職務區域上海地方廳會審
公廨吳縣地方廳蘇州高等廳高
等分廳北京大理院平政院
▲執行職務種類民刑訴訟行政訴
訟非訟事件
▲事務所上海愛而近路均益里
弄一家一百號

綺芬浪墨徵求預約

「浪墨」爲之江少年孫綺芬著

文等九類(序文)有揮鐵樵包天笑天虛我生王西神許指嚴貫少芹周劍雲孫漱石胡寄塵李定夷何海鳴山農徐卓袁麟謬聲施羣吳東周顧明道鄭逸梅郁慕俠諸公(題詞)有李涵秋袁寒雲吳雙熱趙眠雲范烟橋姚燮羅維翰瞻虛人諸公(跋語)有徐扶亞許廬父嚴吳孫吳劍門諸許楚齋胡懷雅黃壽人諸公(跋語)有徐扶亞許廬父嚴吳孫吳劍門諸公(題字)有徐扶亞周瘦鰲趙若狂鄭鴻樵張丹斧王鈍根嚴印獨上鄧春澍范君博諸公海內外名士才女題詞八百二十三家先嚴印獨上鄧春元月後出書內有鐫版銅版影印題字多至百餘面可謂空前鉅製實價僅須附郵本報諸君將此紙剪下(須聲明由小說日報紹介)來函預約僅須附郵本報諸君將此紙剪下(須聲明由小說日報紹介)來函預約

海伯頓路五十九號綺芬收

偵探者之尤爲奇詭可作小說者定價七角

此書選輯古今名人
寓言文字自晉迄清
共得六十餘家搜羅
宏富多世所不經見
而風各體成備無美
不臻較之近人所著
遊藝文名目曰大觀
無愧焉

洋裝一册
定價五角
發行所清華書局

報
餘

鄉諺彙錄
康暮晴
里巷俗諺。常多雋永可取者。閒居無俚。
搜羅數則。錄投小說日報。

鄉諺彙錄

麻布袋。草布袋。一代勿及一代。
龍生龍。鳳生鳳。賊養兒子掘壁洞。
天子重英豪。只有銅錢好。
勿到沙場。宵夜思量。一到沙場。冷氣抽腸。
三個臭皮匠。合成一個諸葛亮。
正要無飯喫。爸一死。正要沒柴燒。屋一倒。
吃是真工。着是威風。賭是半空。嫖是全空。
篋頭上出逆子。捧頭上出孝子。
碗底圓。吃人家飯難。
爺有。娘有。弗及自有。老婆雖有。床前守。
有子無財勿算窮。
坐吃三餐海亦乾。
窮仔再要窮。寒冷發西風。
願做天上鳥。勿做人間小。(人間小即妾也)
錢到賭場。人到殺場。
養了女兒討債。生了外甥找價。
命苦燒炕灶。砌仔煙鹵勿出煙。
橫財不富命窮人。
一錢逼殺英雄漢。
聽了媒人口。女兒嫁仔狗。

